

關於老殘遊記

盛 成

第九回黃龍子書四屏

上題 西峯柱史正非

黃龍子呈稿

南國名光榮叔父光燮字敏齋

柱史，柱下史，老聃，姓李。李西峯，乃李晴峯，晴峯乃晴雲出岫民無定質。黃龍子即李龍川，名光斲。書中璵姑稱龍叔。實為龍伯，璵姑之父，李敏齋，名光燮。閱《金松岑先生行年與著作簡譜》，楊友仁撰，「一九〇三年癸卯光緒二十九年三十歲，先生間出上海，與“愛國學社”蔡元培、章太炎、鄒威丹（容）、吳稚暉游。後暱吳下李思敏慎齋，抵掌論革命，用文字相鼓騰。《行狀》（金立初作《伯兄貞獻先生行狀》）及《墓表》（學友徐震撰《貞獻先生墓表銘》）。」如果李敏齋化名為李思敏，號慎齋是金松岑早與‘太谷學派’有聯系，後來在一九三六年余反程演生主持《皖志》中《周太谷傳》，金天翹（松岑）撰，由來久矣。且其《吊康南海詩》，作於一九二八年，時在康莊，自注云康莊在焦石鳴琴之上方。則康莊下有焦石鳴琴。焦石鳴琴乃張積中字石琴。琴已焚而黃崖之石已焦矣。考李敏齋卒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冬十二月初五日子時，即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生於一八二〇年，享年八十四歲，他當在逝世前在蘇州隱匿傳教，後來黃葆年繼之。黃，泰州人，時在蘇州，時在泰州，余曾訪之於蘇，而適在泰州，未相識耳。

李敏齋乃李晴峯之弟，故應稱龍伯。書中璵姑所稱家父，乃家舅父，即張積中石琴。詩中，「紫陽屬和翠虛吟，傳響空山霹靂琴。……石破天驚一鶴飛。」此處紫陽不指張伯端字平叔，因紫陽囑我和他的詩，此紫陽指姓張的亦如胡先驥因我姓盛，而詩中稱以孝章一般。石破天驚之後及霹靂琴之琴與紫陽相配合，正為張石琴。張石琴曾遭雷火焚燒過的枯桐之琴。第十回《銀鼠諺》。銀鼠一名白鼠，

石鼠，鼬科，形稍似鼬，毛頭，色白，產吉林省（滿洲）及西伯利亞，其皮爲裘，頗貴，歐洲俄文名 kolinsky，譯爲亞洲貂，西伯利亞貂。‘鼠子’‘鼠輩’爲詈人之鄙視之詞。《江表傳》引吳孫權，「孫權怒曰：僕年六十……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涌如山。不自截鼠子頭，擲之於海，無顏復臨萬國。」此正是作者罵滿洲人。銀鼠有騷臭氣，生於滿洲，正所謂「騷韃子」。《銀鼠諺》卽騷韃子諺。

「東山乳虎，迎門當戶，明年食廩，悲生齊魯」東山乳虎，我過去以爲是指劉鶚同時的，山東濟南府尹之玉賢，後來仔細推敲才知錯誤，因下文有「明年食廩」。廩與張同音，卽指張指張積中，張石琴。食張者，山東巡撫閻敬銘。民間比之如勝過乳小虎之老的甯成。甯成，漢武帝時曾任濟南都尉。到任之後一年，閻派兵圍剿黃崖山。於是與《大獄紀》《黃崖教匪獄》而悲生齊魯。丁寶楨奏《沂匪就擒，地方肅清》。‘殘骸狼籍’‘亞當孫子，橫被摧殘’。最後要‘斃豕殮虎’，始得‘黎民安堵’。

詩前，作者寫，「此中人記」揭開來看，也有詩，也有文，惟長短句子的歌謠最多，俱是手錄，字跡娟好，看了幾首，都不甚懂，偶然驢得一本，中有張花箋，寫着四首四言詩，是個單張子，想要抄下，便向瓊姑道：『這紙我想抄去，可以不可以？』瓊姑拿過去看了看，說：『你喜歡，拿去就是了。』

子平接過那張子，卽中有張花箋。張子卽張石琴，箋中，卽積中。字跡卽字積，字箋。此處明點出本書之主人翁（主人翁青龍子亦卽張石琴）。「此中人語」，卽積中人語。

第八回桃花山下遇虎，卽寓意黃崖山遇閻敬銘。

第六回「萬家流血頂染猩紅」亦指閻敬銘事後升官，頂子紅了由血染紅了。

第十三回太谷燈象徵太谷教。

最後到泰山去尋返魂香到後山玄珠洞訪青龍子。返魂香出於吾鄉之返魂梅。

篇終仍回到主人翁儀徵張石琴起死回生。他去年曾住靈岩山（黃崖山）。

又《逸論語》，孔子曰，美哉璠璣，遠而望之奐若也（璠姑與瓊姑），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理與李同，勝姑，孚與扈近，扈姑。湖南人讀扈如孚。桑扈，鳥名，楚辭九章隱士名。桑，張，青龍子，此中人，隱士；扈姑隱士之女，積中之外甥女嗎？家常，閑聊往事！

《老殘遊記》中「山中問答」八十一篇，乃此書之中心，脊椎，乃劉鶚《自

序》中「有力哭泣」之主題。此乃作者「不以哭泣爲哭泣者，其力甚勁，其行乃彌遠也。」作者在這些篇中，以「種教之感情」此感此情，在‘身世’‘家國’‘社會’之上，乃感情之最深者。種即種族，滿人統治中華；教爲‘太谷教’‘崆峒教’‘大成教’‘黃崖教’，被滿清剿滅，故作者寫「已殘之萬豔千芳而同哭同泣而痛絕也。」而其自身遂成「老殘」。

作者於一八八〇年學於李晴峯（龍川）之門，當時他已二十三歲。此時‘泰州教’甚行即李龍川。以其家鄉在太平天國敗亡之後，滿日碎瓦殘垣，離鄉背井，在泰州傳道。劉鶚此時爲其入室弟子，對於過去山東黃崖教案，亦必詳々細々地告訴了他。青年人對此慘案與殉道者一切情況，以及張積中與李晴峯兩家親戚關係，尤其原始儒家璠璣之意義也必詳說無遺。

璠《說文》璠也。音以諸切與《唐韻》同。《集韻》與《韻會》羊諸切，《洪武正韻》雲俱切，皆音余（yú）。（老殘遊記第九回，「做姓涂氏」，涂即龠，龠，塗，殊塗同歸，一致百慮。一致之真諦，卽在此‘璠璣’二字。）

璠《說文》與《唐韻》：附袁切，《集韻》符袁切，又皆音煩（fán）。許慎《說文》「璠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璠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不~~則孚勝。」

這一段非常重要，爲儒家要旨 key-note. 以璠璣作寓言 *parabole*.

璠璠，魯之寶玉。見《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璠璠斂，仲梁懷不與，曰：‘改步改玉。’」杜預《注》：璠璠，美玉，君所佩（御覽引作‘君所賜’）。

以上乃《說文》璠字下所引，太平御覽卷八〇四珍寶部三，玉上引《逸論語》，此引不見今《論語》。

欲知璠璠之真正意義，最好是魏晉時代阮種德猷（康熙字典作德如）答嵇康（二二三一二六二）詩：「良玉須切磋，璠璠就其形。」

玉須切磋，璠璠則就其形。《禮記》《學記》：「玉不琢，不成器。」《御覽》引《逸論語》曰：「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禮記》《儒行》：「毀方而瓦合。」鄭玄《注》：「毀去己之大圭角而不與衆人小合也。」（梁）皇侃《註》：「毀己之圭角而與瓦礫合。」《正義》云：「毀己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圭角，圭玉的楞角，猶言鋒銳，孔穎達《疏》《禮》《儒行》《鄭注》云：「圭角，謂圭之鋒銳有楞角。」

璠璣就其形，即言圭就其形，不去其楞角，隨其天性，實質，本趣，淳樸，亦如詩之《小雅》，無彫虫之功，言在耳目之間，情寄八荒之外。正如莊子《馬蹄篇》感嘆曰：「白玉不毀，就為圭璋？」此亦《潘尼贈陸機詩》所云：「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圭）唯寶，豈無璠璠！」又陸雲《贈顧秀才詩》：「藻不彫樸，華不變淳，有斐君子，如珪（古圭字）如璠。」（讀孚音切，音近芬，璠，芬古文紛亦作璠，古分賁音同。）

璠璣，孔子曰：美哉璠璣！見《逸論語》，許慎《說文》引，徐堅等《初學記》引，李昉等《太平御覽》引，《康熙字典》引。《齊論》亦有「美哉璠璣！」何以《魯論》即今所傳正統儒家之宗譜中，獨付缺如呢？《齊論》比《魯論》多兩篇，即《問玉》（誤為王）《知道》共二十二篇。

西漢末，安吉侯張禹，根據《魯論》，并吸收《齊論》，編定《張侯論》；篇次依據《魯論》。東漢末鄭玄注《論語》，又混合《張侯論》與《古論》，成為現行的《論語》。因此魏晉詩人，常題璠璣。許慎《說文》尚載《逸論語》之要旨，而未書其名。

儒家之初心，曾以魯之寶玉為象徵。而《魯論》不傳《齊論》《問玉》變為《問王》。《魯論》且無《知道》，即不曉原始儒家之道。魯儒已不知，不是不知，而與後儒一樣，不欲知之耳。

《老殘遊記》第十回（九七一九八頁）扈姑對璠姑道：「璠姊怎樣多日未歸？」璠姑道：「大姐姐因外甥子不舒服，鬧了兩個多月了，所以不曾來得。」勝姑說：「小外甥子什麼病？怎麼不趕緊治呢？」璠姑道：「可不是麼？小孩子淘氣，治好了，他就亂吃，所以又發，已經發了兩次了。何嘗不替他治呢！」又說了許多家常話，遂立起身來，告辭去了。／走至東房，璠姑道：「二位就在此地坐罷，我送扈勝姐姐（當作妹）出去。」到了堂屋，扈勝也說：「不用送了……」聽他們又囁囁嚶嚶了好久，璠姑方回。

第九回（八二頁）女子道：「敝姓涂氏。家父在碧霞宮上值，五日一班。合計半月在家，半月在宮。」

李素心，小名仲璠，江蘇儀徵人。世居西郊青山龍川草堂。為李懷陽之後裔。祖父李佳桂，生四子二女。長子海山，次子名光旂，字平山，號晴峯，人稱龍川先生。以上皆為素心之伯父。三子名光榮，號南園，卒於咸豐九年前後。四子名

能5折

光燮（折從一火，榮從二火，燮從三火），字調元，號敏齋。（龍川詩鈔有伯兄海山三首，三弟南園一首，季子調元與伯兄海山一首。長子漢章，幼子漢南各一首。）《老殘遊記》第九回子平問女子道：「這與姑想必見大名吧。」女子道：「小名仲珮，家姊叫伯璠，故叔伯輩皆自小喊慣的。」據此，珮姑即李素心，乃李南園之生女。二位伯父海山與龍川，叔為調元。叔伯輩叫她小姑，珮姑。《龍川詩集》中題及素心處四次：

細姑、四姑、素姑

第一次庚子花朝（是年鴉片戰爭起，英陷舟山，清廷主和議），張積中舉行蝴蝶會：「余與素心未與焉。」集中曾附錄李素心補作第一花朝詩：「滿江春色和雲起，散入平蕪千萬里，江頭不見去年花，惟見花魂應識我。」又「我來江上獨徘徊，江水流春去復來，一聲鐵笛人歸去，芳草天涯冷綠苔。」

又一首贈素心，乃龍川三去廬山之時，初次回程之作：（二次有再遊詩）「藐姑山下銀蟾起，藐姑倒影秋江底，藐姑身在藐姑山，藐姑吸盡西江水，西江九派水東流，姑射仙人最上頭，衡陽萬古聽秋雁，彭蠡三更望斗牛，十洲三島閒遊戲，水佩風裳自來去，天花吹墮五銖衣，誰想藐姑在塵世？於今春意滿寒蕪，花落江南聽鷓鴣，閉門不管春消息，門外楊花何處無？」

藐姑山，即「再過小姑山」，又名小孤山，姑山。孤嶼位於安徽宿松縣東南，江中，山上有梳粧樓可以觀濤。郭璞江賦：「石帆蒙蘊以蓋嶼。」謝靈運有登江山孤嶼詩，句云：「孤嶼媚中川。」即今屹立江中之小姑山。江中無山之陸地為沙，為洲；有山者名島，小島名嶼，如鼓浪嶼，花嶼，大嶼，小姑嶼，孤嶼等。後世亦稱為山者，如狼山，焦山，金山，小孤山等。藐姑即幼小的孤兒。《左傳·僖公九年》云：「以是藐諸孤。」自古以來，我國有許多孤山，皆名藐姑射。射有二者，一為 yè, yek, 古音 ya, yak；又有神柘切，食夜切，神夜切，shè, shit, shar. shar 鼻音化（陰陽對轉）為 shan 山。藐姑射 Miǎogūshè 轉為小姑山，小姑嶼。射轉為嶼，shè 轉為 shū。嶼今讀 yǔ，舊讀 xǔ，唐韻余呂切 yǔ；集韻，韻會，正韻，象呂切胥上聲 hiǔ, xǔ；吾鄉無邪紐，皆讀為審紐，即 sh。

藐姑山，見《莊子·逍遙遊》云：「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姑處子。」又「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列子·黃帝》作：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潤泉，形如處女。」《山海經·海內北經》：「列姑射在海河洲中。」郭璞注：「莊子所謂藐姑射之

皆讀為心紐即S四。

細時素不分。

山也。」又《東山經》云：「尚有姑射山，北姑射山，南姑射山。」姑射後世形容女子之貌美，世人常言「姑射仙姿」。又《桐江詩話·暢道姑》載秦觀詩：「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

小姑嶼，小孤嶼，孤嶼，姑嶼，倒爲嶼姑，瓊姑。誰想藐姑在塵世？誰知瓊姑是真人？

山東黃崖事變，在同治五年十月六日，李晴峯及子漢章（少平）及姪女素心等曾與張積中一起去黃崖。清兵圍剿時，積中竭力勸其父子離開黃崖，南歸傳師業。《龍川詩鈔》有《黃崖峰雨後觀瀑詩》：

平湖烟霧日初沈，	修竹猶含宿雨侵。
雙劍迎風騰虎氣，	半山飛瀑轉龍吟。
香爐雲氣千年紫，	佛座蓮臺萬點金。
此去元都應咫尺，	石梁空挂有誰尋。

閣

又《閣雁有感》：

四郊多壘尙如斯，	忍說嗷嗷待哺私。
隨地棲遲皆自得，	滿天風雨欲何之。
憐伊未醒江湖夢，	感我曾聽虎詩。
瘖口曉音向誰訴，	劬勞惟有哲人知。

又《石琴別恨》云：

秋波臨去送春愁，	此日西湖水不流，
寄語樓前雙燕子 ¹⁾ ，	盡看山色莫回頭。
相思如水繫扁舟，	楊柳絲絲也帶愁，
輸與孤山朝暮見，	黃昏休到斷橋頭。
雙鬢 ²⁾ 小語聽啾啾，	幾度思量動客愁，
他日維舟湖上過，	不堪重問水邊樓。

- 1) 指錢江秋峴及張積中石琴。
- 2) 指李素心與張靜娟。

孤山指素心

又《調石琴》詩云：

望見明河不可期， 迢迢春水悵何之，
 目成原是支機石， 可惜張鶯總不知。
 聽出綿蠻百媚生， 好風吹送六橋鶯，
 武陵溪上桃花水， 流入西湖別樣情。
 眉嫵生生劇可憐， 朝朝相遇總嫣然，
 不知匿笑緣何事， 今日新妝換翠鈿。

又《江上見楊花有感》云：

天時人事兩糊塗， 千里江山一卷書，
 閒與楊花說消息， 問他經濟待何如。

最後龍川《題石琴詩後》：

一束生芻一寸金， 一春愛惜一分陰，
 曾經被褐曾懷玉， 不是昭文不鼓琴。
 天上無雙惟佛眼， 人間至上是仙心，
 知音定有真消息， 踏遍瑤臺沒處尋。

又挽素心詩，題爲《秋日坐江岷書室對素心蘭有感》：

素心

一束生芻感不禁， 白駒維絛意何深，
 莫嫌空谷人遲暮， 皜皜秋陽對素心。

又《秋蘭口號》：

澹

亭々碧玉釵，盈々秋露^澹，似我同心人，微開香氣息。

又蘭花吟五首恕不錄。

張積中有《小王屋山居自述》云：（今為小王屋，在益鎮西北小銅山東三公里）

歲在（道光）壬寅（1842），卜宅小王屋山筑而居焉。……宅居東西二山之間（當在今儀徵縣北門外。西為銅山，東為臘山，亦作捺山），其居隱入乎谷，……出而復曠……越數坳，達鎮翠橋，右側江南諸山，左則衲山（臘山），兩水通流，字曰雙溪，雙流之間多植桃，名曰桃花浮嶼，灣坳曰叢薇灣……繞堤楊柳……命曰柳堤……及門……石磴……宅板土為垣，院頗敞，……堂三間……室二……及中堂，在廂為客舫，寄琴氏（張積功）所棲遲也。右轉……有門……入共門，則淺碧山房也，兩溪氏（即主人張積中）居也。門……中……一小往。……近院一曲室，簾垂不卷，短牆低檻，靜娟（張積中之姪女，與李素心俱殉難於黃崖）所居也。淺碧之中……內界以欄杆……引入後山松氣，後山譜心崖也。……室內臥榻一，几一，畫榻一，書榻二……山居多暇，與靜娟論道其中……悠然有太初之意焉。靜娟雜閱諸書，喜南華，素心時或相過，與論楞嚴之奧，往々日暮步出雙溪，於焉偕遊……玉華（張積中之女）課圃藝花，有經論，善治味，雖名庖弗及也。

愛靜坐，修守意法。介石與余為鄰，晨夕相見也。其外則（李）海山來，則平山（李海山之二弟李光旻，晴峯，龍川）來，平山來稍數，茗園問來，蕊春，翹仙時或一來。曩則有雲樵（秦）夢山，慕渠（吳載勳，張積中之姨表弟，後濟南知府），南園（李光榮，晴峯之三弟），密齋（如係敏齋，即李光燮，字調元，晴峯之四弟），月齋，皆他適也。處無遊者。適夜坐，與靜娟閱唐子西故事，自謂於此興復不淺，卽境書之，靜娟顧而笑。於時，月色平窗，簷鐵有聲，瓶花弄影，余茶一甌，飲罷而臥。

張積中（表母舅）《題（李）素心（甥女）山居八韻詞後》（龍川詩集中亦有

和詩)：

人情繾綣，最深手種之花。詞客低徊，多在昔遊之地。王屋山居，亦素心所心營也。見予雜詠，綴而爲詞，調選其宜，和兼乎感。在落葉哀蟬而外，會曉風殘月之余。坐淺碧而將歸，翠生綺語。惜餘春而歎晚，香雜仙心。寵柳驕花，宛是十分淒切。風裳水珮，且將極意淹留。三宿空桑，戀固未能免耳。予聆其聲，仰天而噓，輒喚奈何。巍巍乎志在高山，而未能登也。洋洋乎志在流水，而弗可遊也。結而爲憂，唱而爲歎，於是慨乎其言其聲，銷志無窮矣！酒醒花明，燈殘月白，當令十七八女郎歌之，一聲何滿，引曼而悲，三疊陽關，思深而怨，但當聽去，似吹緜氏之笙，忽惹愁來，莫借山陽之笛。

吳載勳慕渠於咸豐丁巳年爲泰安令。秋七月，與張積中石琴，李漢章少平，周經習之等遊泰山，後汪叔明作《松門坐月圖》〔現存山東文物館〕，除以上三友人，有題詠及李晴峯有詩外，張靜娟，李素心亦有之。茲錄於下：

「松無時無不青，月有時而圓缺（老殘遊記中與姑與申子平論月之圓缺）。問松松不知，問月月無說。還問空山坐月人，此中消息見天真。如何借得吳剛斧，修出當頭月一輪。」

慕渠表母舅大人，潛心孔孟旁及二氏。雖現宰官身，而三教之書，無時不讀，殆所謂仕而優則學者也。茲以《松門坐月圖》命題，用呈一偈，卽希誨政。

甥女李素心呈稿

張靜娟（蓉裳）詩云：

松藹藹兮雲生，	暮蒼蒼兮月出。
望天門兮迢遙，	聽松聲兮岑寂。
浴沂風雩望中仙，	明月青山事渺然。
童冠一時歸詠後，	吳門匹練話當年。

王母池邊幾樹花， 也曾攀折赴龍沙。
今看一幅秋山月， 回憶春風萬頃霞。

慕渠四叔，宿契儒宗，早通禪學，已證當頭之月，遂開不二之門。登岱而一覽皆青，席地而春風滿坐，千松盪影，一月懸秋，談靜躁於松間，會心不遠，顯尖圓於月裏。得意忘言。靜兩過松門，只能暫憩，愛茲靈境，未遂清遊。四叔以松門坐月圖見示，青松落落，涼月娟娟。人在畫中，山明象外。讀諸新詠，感我舊遊。何地無人，誰識詠歸之樂。何年無月，不如今夕之佳。留福地於人間，知音者鮮。懸寶珠於天上，索解云誰。謹題七古一章，并跋，書呈慕渠表叔大人誨正。

姪女張靜娟呈稿

以上關於老殘遊記之桑扈姑，即張靜娟，字蓉裳。裳變爲桑，轉而爲姓。西峯即西山，西山即青山，青峯而變爲晴峯，取「晴雲出岫民無定質」，又號平山，取平山遙望鳥心驚之義，平山亦是青山。

姪女素心居龍川草堂江岷書屋。此岷字分爲山民，亦取「晴雲出岫民無定質」之山民。說文作啓，從敏從山。其叔光燮，光旸之季弟號敏齋，後又名思敏，字慎齋，當本於此。

劉鶚（老殘遊記作者，於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陰曆四月二十五日，作愚園大會。決議在蘇州建歸群草堂，地址在蘇州葑門內全街項王廟附近），李敏齋先生在蘇州時，當在歸群草堂。壬寅癸卯年間，金松岑當在此得其傳授，後來所著周太谷傳，在安徽通志發表。

(Shèng Chéng)

花名芙蓉，蓉裳，變爲浮桑，音轉爲孛性，再轉爲庵性，浮桑又倒轉爲桑庵。張蓉裳變爲老殘遊記之桑扈姑。

黃龍子爲李光旸，李晴峯，至於清仁宗加慶十三年二月初一日（1808年2月26日）戊辰（次年爲己巳）屬龍戌壘土，黃色，故稱黃龍子。卒於清穆宗光緒11年11月初3日（1885年12月8日）乙丑（前一年爲甲申）劉鶚說爲丙戌，逝世於上海。